

民国人物

王广庆②

在洛阳收集志石的过程中，王广庆从心理上疏远了军事事务，遂向张钫将军表明心迹，希望离开部队专心治学。父亲病逝后，王广庆在家尽孝守制，有大量时间研究学问，河南大学聘他为教授。抗战开始，河南大学迁徙，他临危受命做了河大校长。

# 烽烟笼河大 临危任校长

□ 本报记者 孙钦良 文/图

## 日军逼近，他主张学校迁离省会开封

王广庆接到河大的聘书，感到很荣幸，这是一所让他有敬畏感的学府。校长刘季洪从华盛顿大学毕业，拥有博士学位。刘校长没有一点架子，热情欢迎王广庆的到来，还兴致勃勃地带着他参观校园。

俩人沿着“东辰路”往前走，王广庆眼前一亮，看到了学校大礼堂——那是一幢宫殿式建筑，青砖红瓦，飞檐斗拱，气势恢宏。他没想到河大竟有如此宏大的建筑。刘季洪见他驻足，就说：“大礼堂刚落成一年，是1931年11月动工兴建的，是时任校长许心武先生的动议。当时河大师生只有500多人，却兴建了可容纳3000多人的大礼堂，足见河大之魄力！”

“这么宏大的建筑！一定花了不少钱吧？”

“花了20万现洋，但这钱花得值！你看看：那钢梁屋架全是从德国进口的。还有这么多的桌椅，也都是钢架结构。”刘校长说，“南大门、大礼堂，这两大主体建筑构成了一条中轴线，中轴线两边是学生宿舍，东边有十栋，称‘东十斋’，西边有两栋，称‘西二斋’。”

王广庆想：我在首都南京工作过，也没见过这么先进的校舍。他感到很兴奋，决心要为河大的将来效力。

当时局势非常不稳，国内战乱没结束，日本人又打进来了。1937年“卢沟桥事变”后，日军开始发动侵华战争，政府命令大学一律南迁，能跑多远跑多远，到大后方开课。面对如此形势，河大师生分为两大派，一派主张南迁，一派不主张南迁。而主张南迁的这一派当中，又分成了两个小派：一小派主张迁到外省，到四川或者西安去办学，总之要跑得远远的，看他小鬼子咋打搅；一小派主张在省内迁移，根据战况，随时迁移，避开敌人就行，俗称“游学”。

王广庆主张省内迁移，他认为目前战局不明朗，应先在省内周旋，而一旦到了外省，一切都不熟悉，住宿和教学都是难题。在省内迁移，河南百姓不会坐视河大不管。刘校长听了觉得有道理，他认为若迁校到信阳，既能避开南北两线的日军，路程又比较近，可花最小代价，得到最大安定。

当时还有一派，不想让学校往外省迁移，也不想在国内迁移——时任河南大学文史教授的范文澜，就主张守地抗日。当年10月，他和嵇文甫教授等人组建了“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”，专门培养抗日骨干，从河南大学、省立女子中学、开封女子师范招了100多名学员，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。王广庆看到激情如火的范文澜，这位精通《中国通史》的大学者，每天都匆匆穿行在校园，根本没有迁移的意思，忙着编辑出版抗日刊物，热情地做着抗日宣传工作。

一天早晨，王广庆刚走出南校门，一名文学院的男生就径直跑过来，递给他一本书，是范文澜编的《游击战术》，书上有救亡理论和游击战术。

这本书当时销售了5000册，范文澜因此被人认为是“游击专家”。王广庆感到好笑：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，怎么就成了“游击专家”呢？正因为范先生和河大学生的抗日宣传，省会开封人民的抗日热情很高，城内贴满了抗日标语。

作为文学院的院长，王广庆认为河大

河南大学坐落在古城开封东北角，高耸的宋代铁塔俯瞰着整个校园。这里原是河南贡院所在地，1903年、1904年清朝两次会试都在这里举行，此后清朝便废除了科举制，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在这里画上了句号。



河大首任校长林伯襄塑像。



河大过去的学生宿舍，当时称高房。

师生个个都是宝，一个也不能牺牲，他们都是读书的种子，只要读书火种不熄，国家就有希望。他主张尽快迁校，而且要在省内迁移。当时争论很激烈，到后来各派竟需要发表演说强调自己的主张了。那么，他的意见会得到支持吗？

## 即将撤离校园，他和刘校长很伤感

进入1937年12月，日寇的铁蹄声更近了，形势越来越紧张。这一年，开封城异常寒冷，河大校园内一片萧瑟。这日黄昏，王广庆走在大礼堂西的“西月路”上，听到铁塔上的铜铃发出“叮叮”声，几个身着长袍的男生跑过来说：“王院长，豫北和豫东都沦陷了！开封涌进不少逃亡的难民。”

王广庆赶紧来见刘校长。

刘校长站在办公室窗前，望着黄昏中的铁塔发愁：“日军下一个目标就是开封，河大危在旦夕啊！”寒风呼啸，灯火如豆。

这时，理学院院长孙祥正、农学院院长郝象吾都匆匆赶来了，还有医学院、法学院几位院长也在。刘校长说：“大家都来了，就开个紧急会吧！日寇已占领了新乡、商丘。今天下午，省政府根据中央教育部训令，召我到教育厅研究学校撤离问题。”大家叹息道：“开封城倒霉呀，在北宋末年，就遭受过金兵蹂躏，这次又要被日本人祸害了！”

王广庆说：“是啊！前段时间有人说广袤的华北放不下一张书桌，如今连中原也放不下一张书桌了！”刘校长说：“眼下还不是发议论的时候，先说说怎样撤离吧！省政府的意思是让校本部率文、理学院撤到信阳鸡公山，农学院、医学院随省府机关撤到南阳镇平。”大家听了，并无异议，时间紧迫，便分头回去准备了。

当夜，河大灯火通明。师生们忙着整理教学仪器和书籍，能带走的都带走，不能带的就找地方藏起来。河大图书馆内更是一派繁忙景象，一些女生整理好自己的物品后，都过来帮老师整理图书，挑的挑，选的选，然后捆绑起来，让雇来的挑夫挑到外面去。

午夜时分，一名女生指着整套的道家经典《道藏》，为难地对老师说：“《道藏》多达1400卷，摆满了几个书架，带也带不走呀！”几位老师围过来，见是明代出版的《正统道藏》、《万历续道藏》，洋洋大观，共1476种，除道教经书外，还涉及医学、化学、生物学、体育、保健、天文、地理等论著，博大精深，十分珍贵，于是说：“这是国宝！即便我们都累死了，也要带这套书走，千万不能丢给日本人！这样吧，大家都减少些行李，腾出地方带上这套书！”

次日薄暮时分，刘季洪约王广庆出来走走。两人登上学校东门城墙，看夕阳中的铁塔，兀自从容挺立着，处变不惊；再看看寒风中的校园，东十斋前学生出出进进，在忙着最后的撤离工作。刘校长顿时伤感，说：“想我河南大学1912年建校时，本是河南学生留学欧美的预备学校，和清华学堂（清华大学前身）、南洋公学（上海交大前身）齐名，被誉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源头的三驾马车！从首任校长林伯襄先生开始，到我这儿已是第14任校长了，想不到，这所名校会在我手上流浪！心里不是滋味啊！”

王广庆说：“我看过一份资料，说河大底子很厚，首任校长林伯襄提出的办学

思想是‘明耻’和‘兴邦’，抓住了教育的根本啊！”刘季洪望着将要西沉的太阳说：“是啊，河大一开始就是面向世界的，学生有两大特点：一是思想激进，二是学业精进。每当晨晓、黄昏，学生都在读外语，一片琅琅书声，有人听不懂，就化用宋人的诗句说——清明时节家家雨，河南大学处处蛙！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此任教时，就很赞赏河大校风。范文澜也提出‘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’，唉，这么好的大学，难道要留给日本人糟蹋吗？”

说到这里，他们默默地走下城墙。刘季洪突然说：“宏先（王广庆字宏先），这副担子我已挑不动了。你还年轻，如果你当校长，你不会推辞吧？”王广庆一惊，一时愣住了，不知该怎样回答。

## 临危受命，他接受了河大校长一职

1937年年底，河大师生撤离开封。天空落雪，师生们肩扛手提着包裹，恋恋不舍地走出南校门。女生李先见眼角红红的，和妹妹李先觉并肩而行，她向北边的铁塔挥挥手，说：“再见了铁塔！”一时泪如雨下。

刘季洪、王广庆以及其他院院长都站在校门口，看着师生们撤离。雪越下越大，文学院副院长嵇文甫，望着风雪中的校园大声说：“河大保重！铁塔保重！我们还会回来的！”学生中不知谁带头吟起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顿时师生同声朗诵起来：

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，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

……

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？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阙！

……

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！

师生们此时的心情，和当年的岳飞一样。远处隐隐传来枪声，大家一路大声吟诵古诗，满腔悲愤地走出了开封。

师生们走了多日，直到1938年1月才来到信阳鸡公山。不久日寇发动豫南战役，师生们在鸡公山呆不下去了。这日，刘季洪来找王广庆，说：“下一步只好向镇平撤离了！”王广庆说：“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我看镇平也呆不久，学校要做好撤到豫西山区的准备！”

刘季洪说：“危难之际，你要多担点儿担子。不瞒老弟，我可能要调到教育部供职，已举荐你接替河大校长！”王广庆说：“小弟不才，实难当此重任！”但时局的发展容不得他推辞，1938年秋，河大被迫迁到镇平县。一日上午，省教育厅来人宣布：“刘季洪校长已奉调教育部供职。省政府委任王广庆为河南大学校长。”王广庆接过委任状，说：“值此国难当头，河大危急之际，我本难当此重任。然承蒙厚爱，当不遗余力，与同仁一道，挽救河大于水火！”大家鼓掌通过，掌声中却有疑问——眼下如此危急，他能把河大引向何方呢？请看下篇。

